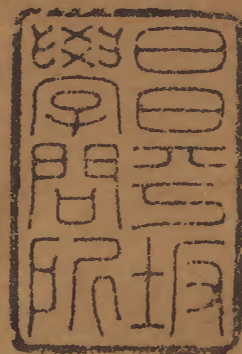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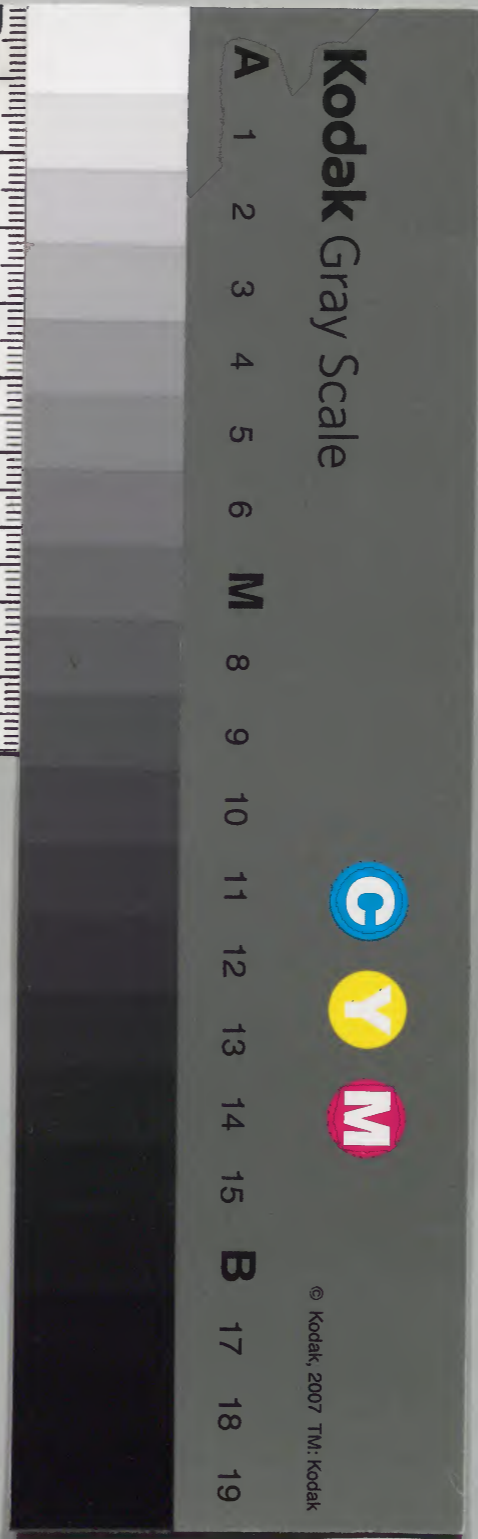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四	三	九
一	〇	八	函
一	四	二	冊

內閣文庫			
九	四	三	九
一	〇	八	函
一	四	二	冊

理學全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112)		
函號	299	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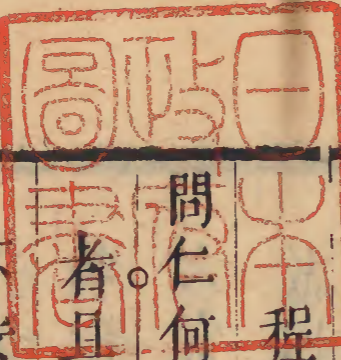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輯畧卷之四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輯訂

受業諸子參校

淺草文庫

程子之書



問仁何以能包四者曰人只是這一箇心就裏面分爲四
 者。以惻隱論之本只是這惻隱遇當辭遜則爲辭遜。
 不安處便爲羞惡。分別處便爲是非。若無一箇動底醒。
 底在裏面便也。不知羞惡。不知辭遜。不知是非。譬如天
 地只是一箇春氣發生之初爲春氣發生得過便爲夏。
 收斂便爲秋。消縮便爲冬。明年又從春起。渾然只是一
 箇發生之氣。節。

問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須先識得元與仁是箇甚物事。便就自家身上看。甚麼是仁。甚麼是義禮智。既識得這箇。便見得這一箇能包得那數箇。若有人問自家如何一箇便包得數箇。但應云。只爲是一箇。問直卿曰。公於此處見得分明否。曰。向來看康節詩。見得這意思。如謂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正與程子所謂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同。故曰仁者與物無對。以其無往非仁。此所以仁包四德也。曰。元只是初底。便是如木之萌。如草之芽。其在人如惻然有隱。初來底意思。便是所以程子謂看雞雛可以

觀仁。爲是那嫩小底。便是仁底意思。在問如所謂初來底意思。便是不知思慮之萌。不得其正時。如何。曰。這便是地頭著賊。便是那元字上著賊了。如合施爲而不曾施爲時。便是亨底地頭著賊了。如合收斂而不曾收斂時。便是利底地頭著賊了。如合貞靜而不曾貞靜時。便是貞底地頭著賊了。以一身觀之。元如頭。亨便是手足。利便是胸腹。貞便是那元氣所歸宿處。所以人頭亦謂之元。首。穆姜亦曰。元者體之長也。今若能知得所謂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上面一箇元字。便是包那四箇。下面元字。則是偏言。則一事者。恁地說。則大煞分

明了。須要知得所謂元之元。亨之元。利之元。貞之元者。蓋見得此。則知得所謂只是一箇也。道夫

唐傑問近思錄既載鬼神者造化之跡。又載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似乎重了。曰。造化之跡。是日月星辰風雨之屬。

二氣良能。是屈伸往來之理。蓋卿

人性無不善。雖桀紂之為窮凶極惡也。知此事是惡。但則是我要恁地做。不奈何。便是人欲奪了。銖

在物為理。處物為義。理是在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於此物上自家處置合如此。便是義。義便有箇區處。營

問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曰。且如這棹子是物。於理可以安

頓物事。我把他如此用。便是義。友仁

終日乾乾一段。從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說起。雖是無聲無臭。其闔闢變化之體。則謂之易。然所以能闔闢變化之理。則謂之道。其功用著見處。則謂之神。此皆就天上說。及說到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是就人身上說。上下說得如此。子細都說了。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又皆是此理顯著之跡。看甚大事小事都離了。這箇事不得。上而天地鬼神離這箇不得。下而萬事萬物都不出此。故曰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者無形無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

有狀。是此器。然謂有此器。則有此理。有此理。則有此器。未嘗相離。却不是於形器之外。別有所謂理。亘古亘今。萬事萬物。皆只是這箇。所以說。但得道在不係今與後。已與人叔蒙問。不出這體用。其體則謂之性。其用則謂之道。曰。道只是統言此理。不可便以道爲用。仁義禮智。信是理。道便是統言此理。直卿云。道字看來亦兼體用。如說其理。則謂之道。是指體言。又說率性。則謂之道。是指用言。曰。此語上是就天上說。下是就人身上說。直卿又云。只是德。又自兼體用言。如通書云。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曰。正是理。雖動而得其正理。便是道。若動而

不正。則不是道。和亦只是順理。用而和順。便是得此理於身。若用而不和順。則此理不得於身。故下云。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只是此理。故又云。君子慎動。
賀孫

問此一段自浩然之氣以上。自是說道。下面說神。如其上。如其左右。不知如何。曰。一段皆是明道體。無乎不在。各雖不同。只是一理發出。是箇無始無終底意。林易簡問。莫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底道理否。曰。不可如此。類泥著。但見梗礙耳。某舊見伊川說仁。令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看看。來恐如此不得。古人言語。各隨所說見。

朱子語類 卷之四 四 正言堂
意。那邊自如彼說。這邊自如此說。要一一來比。並不得。
又曰。文字且仔細。逐件理會。待看得多。自有箇見處。林
曰。某且要知盡許多疑了。方可下手做。曰。若要知了。如
何便得知了。不如且就知得處。逐旋做去。知得一件做
一件。知得兩件做兩件。貪多不濟事。如此用工夫。恐怕
輕費了時月。某謂少看有功。却多泛泛然多看。全然無
益。今人大抵有貪多之病。初來只是一箇小沒理會。下
梢成一箇大沒理會。寓
問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明道又云。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
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

皆善而流於惡耳。如此則惡專是氣稟。不干性事。如何
說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曰。既是氣稟惡便也。牽引得那
性不好。蓋性只是搭附在氣稟上。既是氣稟不好。便和
那性壞了。所以說濁亦不可不謂之水。水本是清。却因
人撓之。故濁也。個

問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一段。曰。人生而靜以上。卽是人
物未生時。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未得。此所謂
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者。言纔謂之性。便
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墜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
矣。故曰。便已不是性也。此所謂在人曰性也。大抵人有

此形氣則是此理始具於形氣之中。而謂之性。纔是說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氣質。不得爲性之本體也。然性之本體亦未嘗雜。要人就此上面見得其本體。元未嘗離亦未嘗雜耳。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者。言性不可形容。而善言性者。不過卽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理固可默識矣。如孟子言性善與四端是也。銖問無妄誠之道。不欺則所以求誠否。曰無妄者聖人也。謂聖人爲無妄。則可謂聖人爲不欺。則不可。又問此正所謂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否。曰然。無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着力去做底。道夫。

味道問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曰非無妄故能誠。無妄便是誠。無妄是四方八面都去得。不欺猶是兩箇物事相對。寓。

明道言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應而已。蓋陰陽之變化。萬物之生成。情僞之相通。事爲之終始。一爲感。則一爲應。循環相代。所以不已也。端蒙。

問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程子之意。是指心之本體有善而無惡。及其發處。則不能無善惡也。胡五峰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先生以爲下句有病。如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是心之仁也。至三月之外。未免少有私欲。

心便不仁豈可直以為心無不仁乎。端蒙近以先生之意推之，莫是五峰不曾分別得體與發處言之否？曰：只為他說得不備。若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心，有不仁心之本體，無不仁則意方足耳。端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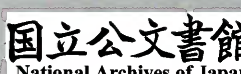
心生道也。人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生道也。如何？曰：天地生物之心是仁，人之稟賦接得此天地之心，方能有生。故惻隱之心在人亦為生道也。謨

明道答橫渠定性未能不動一章，明道意言不惡事物亦不逐事物。今人惡則全絕之，逐則又為物引將去，惟不拒不流，泛應曲當則善矣。蓋橫渠有意於絕外物而定

其內。明道意以為湏是內外合一動亦定，靜亦定，則應物之際自然不累於物。苟只靜時能定，則動時恐却被物誘去矣。端蒙

問聖人定處未詳，曰：知止而後有定。只看此一句便了得。萬物各有當止之所，知得則此心自不為物動。曰：舜號泣於旻天，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當此時何以見其為定？曰：此是當應而應當應，便是定。若不當應而應，便是亂了。當應而不應，則又是死了。淳

問天地之常以其心會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



言類 卷之四 上言生
應學者卒未到此奈何曰雖未到此規模也是恁地擴
然大公只是除却私意事物之來順他道理應之且如
有一事自家見得道理是恁地却有箇偏曲底意思要
爲那人便是不公便逆了這道理不能順應聖人自有
聖人大公賢人自有賢人大公學者自有學者大公又
問聖賢大公固未敢請學者之心當如何曰也只要存
得這箇在克去私意這兩句是有頭有尾說話大公是
包說順應是就裏面細說公是忠便是維天之命於穆
不已順應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道夫
明道以上蔡記誦爲玩物喪志蓋爲其意不是理會道理

只是誇多鬪靡爲能若明道看史不蹉一字則意思自
別此正爲已爲人之分 賀孫

問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情性之正記曰禮主其減樂
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恐減
與盈是禮樂之體本如此進與反却是用功處否曰減
是退讓樽節收斂底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進者力行
之謂盈是和說舒散快滿底意思是樂之體如此反者
退斂之謂禮主其減却欲進一步向前著力去做樂主
其盈却須退斂節制收拾歸裏如此則禮減而却進樂
盈而却反所以爲得情性之正也故曰減而不進則消

夫一吾頃 卷之四 上言生

盈而不反。則亾也。因問如此。則禮樂相爲用矣。曰。然。銖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湏識體。這體字。是事理合當做處。凡事皆有箇體。皆有箇當然處。問是體段之體否。曰。也是如此。又問。如爲朝廷有朝廷之體。爲一國有一國之體。爲州縣有州縣之體否。曰。然是箇大體。有格局當做處。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訐。除盜賊。勸農桑。抑末作。如朝廷。便湏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爲大吏。便湏求賢才。去賊吏。除暴斂。均力役。這箇都是定底格局。合當如此做。或問云云。曰。不消如此說。只怕人傷了那大體。如大事不會做得。却以小事爲當急。便害了那大體。如爲天

子近臣。合當蹇諤正直。又却恬退寡默。及至處鄉里。合當閉門自守。躬廉退之節。又却向前要做事。這箇便都傷了那大體。如今人議論。都是如此。合當舉賢才而不舉。而曰我遠權勢。合當去姦惡而不去。而曰不爲已甚。仲思問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曰。最是他下得夾持兩字好。敬主乎中。義防於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下霎時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伯羽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直上者。無許多人欲牽惹也。問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道義如何分別。曰。道義是箇體用。道是大綱。說義是就一事上說。義是道。

中之細分別。功是就道中做得功效出來。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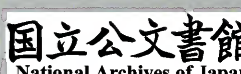
楊問：膽欲大而心欲小如何？曰：膽大是千萬人吾往處。天下萬物不足以動其心，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皆是膽大。心小是畏敬之謂。文王小心翼翼，曾子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是也。問：橫渠言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何如？曰：此心小是卑陋狹隘，事物來都沒奈何，打不去，只管見礙，皆是病。如要敬，則礙和要仁，則礙義。要剛，則礙柔。這裏只看得一箇，更著兩箇不得。為敬便一向拘拘，為和便一向放肆，沒理會。仁便煦煦，姑息義便粗暴決裂。心大便能容天下萬物，有這物，則有這道理。

有那物，卽有那道理。並行而不相悖，並育而不相害。密

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非以公為仁。須是公而以人體之。伊川自曰：不可以公為仁。世有以公為心而慘刻不恤者，須公而有惻隱之心。此功夫却在人字上。蓋人體之以公方是仁。若以私欲，則不仁矣。營

公而以人體之為仁。仁是人心所固有之理。公則仁，私則不仁。未可便以公為仁。須是體之以人方是仁。公恕愛皆所以言仁者也。公在仁之前，恕與愛在仁之後。公則能仁，仁則能愛，能恕故也。謨

或問：方行如何是淺近語？曰：不明道理，只是硬行。又問：何



以為淺近。曰：他只是見聖賢所為，心下硬愛依他行。這
 是私意，不是當行。若見得道理時，皆是當恁地行。又問
 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了，是如何。曰：久時將次，只是恁
 地休了。節

問學者做工夫，須以聖人為標準。如何却說得不立標準。
 曰：學者固當以聖人為師。然亦何須得先立標準才立
 標準。心裏便計較思量幾時得到聖人處。聖人田地又
 如何。便有箇先獲底心。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
 為者亦若是也。只是如此平說教人，須以聖賢自期。又
 何須先立標準。只恁下著頭做，少間自有所至。備

程子之書二

明道曰：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亾。然而持之太甚，便是
 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雖且恁去，其說蓋曰：雖是必有
 事焉而勿正，亦須且恁地把捉操持，不可便放下了。敬
 而勿失，即所以中也。敬而無失，本不是中。只是敬而無
 失，便見得中底氣象。此如公不是仁，然公而無私，則仁
 又曰：中是本來底，須是做工夫。此理方著。司馬子微坐
 亡論，是所謂坐馳也。他只是要得恁地虛靜，都無事。但
 只管要得忘，便不忘，是馳也。明道說張天祺不思量事，
 然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

自然。君實又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為中所制縛。且中字亦何形象。他是不思量事。又思量箇不思量底。寄寓一箇形象在這裏。如釋氏教人。便有些是這箇道理。如曰如何是佛。云云。胡亂掉一語教人。只管去思量。又不是道理。又別無可思量。心只管在這上。行思坐想。久後忽然有悟。中字亦有何形象。又去那處討得箇中。心本來是錯亂了。又添這一箇物事在裏面。這頭討中。又不得。那頭又討不得。如何會討得。天祺雖是硬捉。又且把定得一箇物事在這裏。溫公只管念箇中字。又更生出頭緒多。他所以說終夜睡不得。又曰。天祺是硬截。溫公是

死守。旋旋去尋討箇中。伊川即曰。持其志。所以教人。且就裏面理會。譬如人有箇家。不自作主。却倩別人來作主。賀孫

伯豐說敬而無失。則不偏不倚。斯能中矣。曰說得慢了。只敬而無失。便不偏不倚。只此便是中。帶

問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何也。曰聖人之心虛明。便能如此。常人記事忘事。只是著意之故。淳

李德之問明道因修橋尋長梁。後每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學者。心不可有一事。某切謂凡事須思

而後通安可謂心不可有一事。曰：事如何不思。但事過則不留於心可也。明道肚裏有一條梁，不知今人有幾條梁，柱在肚裏。佛家有流注想，水本流將去，有些滲漏處，便留滯。蓋卿

或問心要在腔子裏。曰：人有箇心，終日放在那裏去。得幾時在這裏。孟子所以只管教人求放心。今人終日放去一箇心，恰似箇無梢工底船，流東流西，船上人皆不知。某嘗謂人未讀書，且先收拾得身心在這裏，然後可以讀書，求得義理。而今硬捉在這裏讀書，心飛揚那裏去，如何得會長進。賀孫

李丈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如何。曰：易是自然造化，聖人本意只說自然造化流行。程子是將來就人身上說，敬則這道理流行不敬，便間斷了。前輩引經文多是借來說已意，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孟子意是說做工夫處。程子却引來鳶飛魚躍處說自然道理。若知得鳶飛魚躍便了此一語。淳

問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何也。曰：已不立，則在我無主宰矣。雖向好事，亦只是見那事物好，隨那事物去，便是為物所化。淳

問主一日做這一事，且做一事，做了這一事，却做那一事。

今人做這一事未了。又要做那一事。心下千頭萬緒。節
問程子謂有主則虛。又謂有主則實。曰。有主於中外。邪不
能入。便是虛。有主於中。理義甚實。便是實。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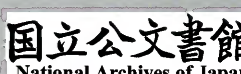
問伊川言靜中須有物始得。此物云何。曰。只太極也。治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問曰。心之本體湛然虛明。無一
毫私欲之累。則心德未嘗不存矣。把捉不定。則為私欲

所亂。是心外馳。而其德亡矣。曰。如公所言。則是把捉不
定。故謂之不仁。今此但曰。皆是不仁。乃是言惟其不仁。
所以致把捉不定也。端蒙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兩句。言發於心。心定則言必審。故的
確而舒遲。不定則內必紛擾。有不待思而發。故淺易而
急迫。此亦志動氣之驗也。直卿

安卿問伊川言目畏尖物。此理須克去。室中率置尖物。必
不刺人。此是如何。曰。疑病每如此。尖物元不會刺人。他
眼病只管見尖物來刺人耳。伊川又一處說此稍詳。有
人眼病。嘗見獅子。伊川教他見獅子。則捉來其人。一面
去捉。捉來捉去。捉不著。遂不見獅子了。寓

問孟子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
曰。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所
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



程子之書三

或問尹和靖言看語錄伊川云某在何必看此此語如何
曰伊川在便不必看伊川不在了如何不看只是門人
所編各隨所見淺深却要自家分別它是非前輩有言
不必觀語錄只看易傳等書自好天下亦無恁地道理
如此則只當讀六經不當看論孟矣天下事無高無下
無小無大若切已下工夫件件是自家底若不下工夫
擇書來看亦無益先生又言語錄是雜載只如閑說一
件話偶然引上經史上便把來編了明日人又隨上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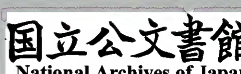
去看直是有學力方能分曉謙

問遺書中有十餘段說佛處似皆云形上直內與聖人同
却有一兩處云要之其直內者亦自不是此語見得甚
分明不知其它所載莫是傳錄之差曰固是纔經李端
伯呂與叔劉質夫記便真至游定夫便錯可惜端伯與
叔質夫早喪使此三人者在於程門之道必有發明可
學謂此事所係非輕先生盡作一段文字為辨明之曰
湏待為之因說芮國器嘗云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
如何要排佛曰只為無二道故著不得它佛法只是作
一無頭話相欺誑故且恁地過若分明說出便窮可學

記錄言語難。故程子謂若不得某之心。則是記得它底意思。今遺書某所以各存所記人之姓名者。蓋欲人辨識得耳。今觀上蔡所記。則十分中自有三分以上。是上蔡意思了。故其所記。多有激揚發越之意。游氏所說。則有溫純不決之意。李端伯所記。則平正。質夫所記。雖簡約。然甚明切。看得來。劉質夫那人。煞高。惜乎不壽。廣。楊志仁問明道說話。曰。最難看。須是輕輕地。挨傍它。描摸它。意思方得。若將來解。解不得。須是看得道理大段熟。方可看。節。

先生問近來全無所問。是在此做甚工夫。義剛對數日。偶

看遺書數版入心。遂乘興看數日。先生曰。遺書錄明道語。多有只載古人全句。不添一字底。如曰。思無邪。如曰。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皆是。亦有重出者。是當時舉此句。教人去思量。先生語至此。整容而誦。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曰。便是聖人也要神明這箇本。此一箇靈聖底物事。自家齋戒。便會靈聖。不齋戒。便不靈聖。古人所以七日戒。三日齋。胡叔器曰。齋戒只是敬。曰。固是敬。但齋較謹於戒。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到湛然純一時。那肅然警惕也無了。義剛既得後。須放開。此亦非謂須要放開。但謂既有所得。自然



朱子語類 卷之四 正誼堂
意思廣大規模開擴若未能如此便是未有得只是守耳。蓋以放開與否爲得與未得之驗。若謂有意放開則大害事矣。上蔡謂周恭叔放開太早此語亦有病也。論遺書中說放開二字先生曰且理會收斂問昨日論橫渠言得尺守尺得寸守寸先生却云須放寬地步如何曰只是且放寬看將去不要守殺了。橫渠說自好但如今日所論却是太局促了。德明

先生問遺書中欲夾持這天理則在德一段看得如何必大對曰中庸所謂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先生默然久之必大問如何曰此亦說得然只是引證畢竟如何是

德曰只是此道理因講習躬行後見得是我之所固有故守而勿失耳曰尋常看據於德如何說必大以橫渠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對曰須先得了方可守如此說上依舊認德字未著今日且說只是這道理然須長長提撕令在己者決定是做得如此如方獨處默坐未曾事君親接朋友然在我者已渾全是一箇孝弟忠信底人以此做出事來事親則必孝事君則必忠與朋友交則必信不待旋安排蓋存於中之謂德見於事之謂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正謂以此德而見諸事耳德成於我者若有一箇人在內必定孝弟忠信斷不肯爲不孝不

弟不忠不信底事。與道家所謂養成箇嬰兒在內相似。凡人欲邊事。這箇人斷定不肯教自家做。故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謂雖未曾說出來。時存於心中者。已斷是如此了。然後用得戒謹恐懼存養工夫。所以必用如此存養者。猶恐其或有時。間斷故耳。程子所謂。須有不言而信者。謂未言動時。已渾全是箇如此人。然却未有迹之可言。故曰言難爲形狀。又言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自初學者言之。它既未知此道理。則教它認何爲德。故必先令其學文。既學文後。知得此道理了。方可教其進德。聖人教人。既

不令其躡等級做進德工夫。不令其止於學文而已。德既在已。則以此行之耳。不待外面勉強旋做。故曰有德則不習無不利。凡此工夫。全在收斂近裏而已。中庸末章發明此意。至爲深切。自衣錦尚絅以下。皆是只暗暗地做工夫去。然此理自掩蔽不得。故曰闇然而日章。小人不曾做時。已報得滿地人知。然實不曾做得。故曰的然而日亡。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皆是收斂近裏。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一句緊一句。先生再三誦此六言曰。此工夫似淡而無味。然做時却自有可樂。故不厭似乎簡略。然大小精粗。秩然有序。則又不止於簡

而已。溫而理，溫厚似不可曉，而條目不可亂，是於有序中更有分別。如此入細做工夫，故能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夫見於遠者皆本於吾心，可謂至近矣。然猶以已對物言之，知風之自，則知凡見於視聽舉動者，其是非得失必有所從來。此則皆本於一身而言矣。至於知微之顯，則又說得愈密。夫一心至微也，然知其極分明顯著，學者工夫能如此收斂來，方可言德。然亦未可便謂之德，但如此則可以入德矣。其下方言尚不愧於屋漏，蓋已能如此做工夫，知得分明了，方能謹獨涵養。其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蓋不動不言時已足。

箇敬信底人了。又引詩不顯維德，予懷明德。德翰如毛，言之一章之中，皆是發明箇德字。然所謂德者，實無形狀，故以無聲臭終之。必大。

心要活。活是生活之活，對著死說。活是天理，死是人欲。周流無窮，活便能如此。

蔡問程子曰：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曰：思慮息不得，只敬便都沒了。

問蘓季明治經傳道一段，曰：明道只在居業上說。忠信便是誠。曰：誠字說來大，如何執捉以進德？曰：由致知格物，以至誠意處，則誠矣。曰：此是聖人事，學者如何用功？曰：

此非說聖人。乃是言聖人之學如此。若學者則又有說話。乾言聖人之學。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坤言賢人之學。故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忠信便是在內。修辭是在外。問何不說事。却說辭。曰事尚可。人辭不可揜。故曰言顧行。行顧言。曰既分聖賢之學。其歸如何。曰歸無異。但著乾所言。便有自然底意思。坤所言。只是作得持守。終無自然底氣象。正如孔子告顏淵以克己。而告仲弓以敬恕。曰伊川云。敬則無己可克。則又與顏淵無異矣。曰不必如此看。且各就門戶。做若到彼處。自入得尤好。只是其分界自如此。可學

呂舍人記伊川說。人有三不幸。以為有高才能文章。亦謂之不幸。便是這事。乖少間。盡被這些子。能解擔閣了一生。便無暇子細理會義理。只從外面見得些皮膚。便說我已會得。筆下便寫得去。自然無暇去講究那精微。被人在得來。大又被人以先生長者目我。更不去下問。少間傳得滿鄉滿保。都是這般種子。橫渠有段說。人多為人以前輩見處。每事不肯下問。壞了一生。我寧終是不知此段最好看。個

問遺書云。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何謂也。曰此是心之理。今則分明昭昭具在。面前。淳

問伊川臨終時或曰平生學底正要今日用伊川開目曰說要用便不是此是如何曰說要用便是兩心側

程先生幼年屢說須要井田封建到晚年又說難行見於暢潛道錄想是它經歷世故之多見得事勢不可行淳

程先生謂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莊子云嗜慾深者天機淺此言最善又曰謹

禮不透者深看莊子然則莊老之學未可以為異端而不之講耶曰君子不以人廢言言有可取安得而不取

之如所謂嗜慾深者天機淺此語甚的當不可盡以為虛無之論而妄訾之也謨曰平時慮為異教所汨未嘗

讀莊老等書今欲讀之如何曰自有所主則讀之何害要在識其意所以異於聖人者如何爾謨

外書錄伊川語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却只閑了都無用處又明道嘗至禪房方

飯見其趨進揖遜之盛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二說如何曰此皆嘆辭也前說嘆後之學者不能著實做工

夫所以都無用處後說嘆吾儒禮儀反為異端所竊取但其間記錄未精故語意不圓所以為可疑耳謨

問昨日先生說佛氏但願空諸所有此固不是然明道嘗說胸中不可有一事如在試院推算康節數明日問之

便已忘了此意恐亦是空諸所有底意曰此出上蔡語錄中只是錄得它自意無這般條貫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孟子必有事焉而勿忘何嘗要人如此若是箇道理湏著存取只如易繫說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亦只是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意在他們說便如鬼神變怪有許多不可知底事德明

張子之書

問無非教也都是道理在上面發見曰然因引禮記中天
 道至教聖人至德一段與孔子子欲無言一段天地與
 聖人都一般精底都從那粗底上發見道理都從氣上

流行雖至粗的物無非是道理發見天地與聖人皆然
 備

問仁體事而無不在曰只是未理會得仁字若理會得這
 一字了則到處都理會得今未理會得時只是於他處
 上下文有些相貫底便理會得到別處上下文隔遠處
 便難理會今且湏記取做箇話頭久後自然曉得或於
 事上見得或看讀別文義却自知得道夫

敬子問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求字似有病便
 有箇先獲底心精義入神自然是能利吾外何待於求
 曰然當云所以利吾外也備

問德不勝氣一章曰。張子只是說性與氣皆從上面流下來。自家之德。若不能有以勝其氣。則祇是承當得他那所賦之氣。若是德有以勝其氣。則我之所以受其賦予者。皆是德。故窮理盡性。則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以賦予我者。皆天之理。氣之不可變者。惟死生修天而已。蓋死生修天。富貴貧賤。這却還他氣。至義之於君臣仁之於父子。所謂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這箇却須由我不由他了。道夫。

橫渠云。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又曰。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蓋天大無外。物無不包。物理所在。一有所遺。則吾心為有外。便與天心不相似。道夫。

林間一問西銘。只是言仁孝繼志述事。曰。是以父母比乾坤。主意不是說孝。只是以人所易曉者。明其所難曉者耳。木之。

居甫問心小則百物皆病。如何是小。曰。此言狹隘。則事有空礙。不行如仁。則流於姑息。義則入於殘暴。皆見此不見彼。可學。

問顏子心粗之說。恐太過否。曰。顏子比之衆人。純粹比之孔子。便粗。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他細膩如此。然猶有這不善。便是粗。伊川說未能不勉而中。

不思而得便是過一段說得好淳

問橫渠說客慮多而常心少習俗之心勝而實心未完所謂客慮與習俗之心有分別否曰也有分別客慮是泛泛思慮習俗之心便是從來習染偏勝底心實心是義理底心側

問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曰湛一是未感物之時湛然純一此是氣之本攻取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便是氣之欲曰攻取是攻取那物否曰是淳

問橫渠太虛之說本是說無極却只說得無字曰無極是該貫虛實清濁而言無極字落在中間太虛字落在

邊了便是難說聖人熟了說出便恁地平正而今把意思去形容他却有時偏了明道說氣外無神神外無氣謂清者為神則濁者非神乎後來亦有人與橫渠說橫渠却云清者可以該濁虛者可以該實却不知形而上者還他是理形而下者還他是器既說是虛便是與實對了既說是清便是與濁對了問無極且得做無形無象說曰雖無形却有理又問無極太極只是一物曰本是一物被他恁地說却似兩物夔孫
言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免分截作兩段事聖人不如此說只說形而上形而下而已故又曰一陰一陽之謂

朱子語類 卷之四
道蓋陰陽雖是器而與道初不相離耳。道與器豈各是一物乎。留

問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他便把博物多能作聞見之知若如學者窮理豈不由此至德性之知曰自有不由聞見而知者可學

或問橫渠先生清虛一大之說如何曰他是揀那大底說話來該攝那小底却不知道纔是恁說便偏了便是形而下者不是形而上者須是兼清濁虛實一二小大來看方見得形而上者行乎其間

問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如何曰只看中虛中實字便

見本質之異中虛是無事時虛而無物故曰中虛若有物則不謂之中虛自中虛中發出來皆是實理所以曰中實。熹

橫渠云以道體身非以身體道蓋是主於義理只知有義理却將身只做物樣看待謂如先理會身上利害是非便是以身體道如顏子非禮勿視便只知有禮不知有已耳。留

橫渠云學者識得仁體後如讀書講明義理皆是培壅且只於仁體上求得一箇真實却儘有下工夫處也。謨

邵子之書

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此意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方

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徹，於小小節目上猶有疎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却於大體上有未瑩處，用之云：康節善談易，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有簡與橫渠云：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它說看。某嘗說此，便是伊川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備

問：近日學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皆欲慕邵堯夫之為人。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腹裏有這箇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

人却恃箇甚，後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鋪舒。可謂人豪矣。大雅

問：康節學到不惑處，否？曰：康節又別是一般。聖人知天命以理，他只是以術。然到術之精處，亦非術之所能盡。然其初只是術耳。璘

邵康節看這人，須極會處置事。被他神閑氣定，不動聲氣，須處置得精明。他氣質本來精明，又養得來純厚，又不曾在用了心。他用那心時，都在緊要上用，被他靜極了，看得天下之事理精明。嘗於百原深山中，闢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嘗乘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雖夜

深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靜之極。如何見得道理如此。精明只是他做得出來。須差異。季通嘗云。康節若做定。是四公八辟十六侯三十二卿六十四大夫。都是加倍。法想得是如此。想見他看見天下之事。才上手來。便成四截了。其先後緩急。莫不有定。動中機會。事到面前。便處置得下矣。康節甚喜張子房。以為子房善藏其用。以老子為得易之體。以孟子為得易之用。合二者而用之。想見善處事。問不知真箇用時如何。曰。先時說了。須差異。須有些機權術數也。問

直卿問康節詩。嘗有莊老之說。如何。曰。便是他有些子這

箇。曰。如此莫於道體有異否。曰。他嘗說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體用自分。作兩截。曰。他又說經綸如何。曰。看他只是以術去處得。這事恰好無過。如張子房。相似。他所以極口稱贊子房也。二程謂其粹而不雜。以今觀之。亦不可謂不雜。曰。他說風花雪月。莫是曾點意思否。曰。也是見得眼前這箇好。曰。意其有與自家意思一般之意。曰。也是它有這些子。若不是却淺陋了。道夫

問。程子謂康節空中樓閣。曰。是看得四通八達。莊子比康節亦髣髴相似。然莊子見較高。氣較豪。他是事事識得了。又却蹴踏著。以為不足為。康節略有規矩。然其詩云。

賓朋莫怪無拘檢。真樂攻心不奈何。不知是何物攻他心。佐

康節之學。近似釋氏。但却又挨傍消息。盈虛者言之。問擊壤序中。以道觀道等語。是物各付物之意否。曰。然。蓋自家都不犯手之意。道是指陰陽運行者言之。曰。然。則與楊氏為我之意何異。先生笑而不言。必大

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為底人。然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為之。纔覺難便。拽身退。正張子房之流。必大

論皇極經世。乃一元統十二會。一會統三十運。一運

統十二世。一世統三十年。一年統十二月。一月統三十日。一日統十二辰。是十二與三十迭為用也。植

易是卜筮之書。皇極經世是推步之書。經世以十二辟卦。管十二會。紉定時節。却就中推吉凶消長。堯時正是乾卦九五。其書與易自不相干。方子

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郭郭。身者心之區宇。物者身之舟車。此語雖說得粗。畢竟大槩好。文蔚

性者道之形體。今人只泛泛說得道。不會見得性。椿
才。卿問性者道之形體。曰。道是發用處。見於行者。方謂之道。性是那道骨子。性是體。道是用。如云率性之謂道。亦

此意備

或問康節云能物物則吾為物中之人伊川曰不必如此說人自是人物自是物伊川說得終是平先生曰自家但做箇好人不怕物不做物

三十六宮都是春易中二十八卦翻覆成五十六卦惟有

乾坤坎離大過頤小過中孚八卦反覆只是本卦以二

十八卦湊此八卦故言三十六也寓

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直卿云其

詩多說閑靜樂底意思太煞把做事了曰這箇未說聖

人只顏子之樂亦不恁地看他詩篇篇只管說樂次第

樂得來厭了聖人得底如喫飯相似只飽而已他却如

喫酒又曰他都是有箇自私自利底意思所以明道有

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之說道夫

先生誦康節詩曰施為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或

問千鈞弩如何曰只是不妄發如子房之在漢謾說一

句當時承當者便湏百碎道夫

因論學者輕俊者不美朴厚者好因說章惇邢恕當時要

學數於康節康節見得他破不肯與之揚因問當時邵

傳與章邢使其知前程事時湏不至如此之甚曰不可

如此說後又問云使章邢先知之他更是放手做是虎

而翼者也。又因說康節當時只是窮得天地盈虛消息之理。因以明得此數。要之天地之理。却自是當知。數亦何必知之。伊川謂雷自起處起。何必推知其所起處。惟有孟子見得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但有今日。都不須問前向事。但自盡。明日死。也不可。更二三十年在世。也不可。只自修。何必預知之。楊

康節謂章子厚曰。以君之才。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胸中豁然。無一事。乃可相授。驥

程子門人

看道理不可不子細。程門高第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梢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們。只掉見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義剛學者氣質上病最難救。如程門謝氏。便如師也。過游與楊。便如商也。不及皆是氣質上病。向見無為一醫者。善用鍼。嘗云是病可以鍼而愈。惟胎病為難治。必大

蔡云不知伊川門人如此其衆。何故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揚亦不久。親炙曰。也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曾盡心存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頭到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

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資稟便較高。他也去仕宦。只他這所學。自是從合下直到後來。所以有成。某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解得。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須是喫些苦極方得。蔡云上。蔡也雜佛老。曰。只他見識又高。蔡云上。蔡老氏之學多。龜山佛氏之說多。游氏只雜佛。呂與叔高於諸公。曰。然這大段有筋骨。惜其早死。若不早死也。須理會得到。蔡又因說律管。云。伊川何不理會。想亦不及理會。還無人相共理會。然康節所理會。伊川亦不理會。曰。便是伊川不肯理會。這般所在。賀孫

程門諸子在當時親見二程。至於釋氏却多看不破。是不可曉。觀中庸說中可見。如龜山云。吾儒與釋氏其差只在杪忽之間。某謂何止杪忽。直是從源頭便不同。伯豐問崇正辨如何。曰。崇正辨亦好。伯豐曰。今禪學家亦謂所辨者皆其門中。自不以爲然。曰。不成。吾儒守三綱五常。若有人道不是。亦可謂吾儒自不以爲然否。又問此書只論其迹。曰。論其迹亦好。伊川曰。不若只於迹上斷。畢竟其迹是從那裏出來。胡明仲做此書說得明白。若五峯說話中辨釋氏處。却糊塗關他。不倒。皇王大紀中亦有數段。亦不分曉。留

上蔡之學。初見其無礙。甚喜之。後細觀之。終不離禪底見。解如洒掃應對處。此只是小子之始學。程先生因發明。雖始學。然其終之大者。亦不離乎此。上蔡於此類處。便說得大了。道理自是有小。有大有。初有終。若如此說時。便是不安於其小者。初者。必知其中有所謂大者。方安爲之。如曾子三省處。皆只是實道理。上蔡於小處說得亦大了。記二先生語云。才得後。便放開。不然只是守。此語記亦未備。得了自然。開如何。由人放開。此便是他病處。諸家語錄。自然要就所錄之人。看上蔡大率張皇不妥。貼更如游楊解書之類。多使聖人語來。反正如解不

亦樂乎。便云學之不講爲憂。有朋友講習。豈不樂乎之類。亦不自在大率。諸公雖親見伊川。皆不得其師之說。振

朱公棧文字有幅尺。是見得明也。方

呂與叔惜乎壽不永。如天假之年。必所見。又別。程子稱其深潛縝密。可見他資質好。又能涵養。某若只如呂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矣。五福說壽爲先者。此也。友仁
看呂與叔論選舉狀。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貢法。以取賢。斂才。立試法。以試用。養才。立辟法。以興能。備用。立舉法。以覈實。得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

先生曰其論甚高使其不死必有可用

上蔡語雖不能無過然都是確實做工夫來道夫

謝自謂去得矜字後來矜依舊在說道理愛揚揚地淳

上蔡云釋氏所謂性猶吾儒所謂心釋氏所謂心猶吾儒

所謂意此說好閔祖

叔罷問上蔡說鬼神云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初看此二句

與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一般而先生前

夜言上蔡之語未穩如何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

則無其神便是合有底我若誠則有之不誠則無之道

有便有道無便無便是合有底當有合無底當無上蔡

而今都說得粗了合當道合有底從而有之則有合無

底自是無了便從而無之今却只說道有便有道無便

無則不可義剛

上蔡會有手簡云大事未辦李先生謂不必如此死而後

已何時是辦方

草堂先生及識元城龜山龜山之出時已七十歲却是從

蔡攸薦出他那時覺得這邊扶持不得事勢也極故要

附此邊人所以薦龜山初緣蔡攸與蔡子應說令其薦

舉人才答云太師用人甚廣又要討甚麼人曰緣都是

勢利之徒恐緩急不可用有山林之人可見告他說某

只知鄉人。鼓山下張鬻字柔直。其人甚好。蔡攸曰。家間子姪未有人教。可屈他來否。此人卽以告張。張卽從之。及教其子弟。儼然正師弟子之分。異於前人。得一日。忽開諭其子弟。以奔走之事。其子弟駭愕。卽告之曰。若有賊來。先及汝等。汝等能走乎。子弟益驚駭。謂先生失心。以告老蔡。老蔡因悟曰。不然。他說得是。蓋京父子此時。要喚許多好人出。已知事變必至。卽請張公叩之。張言天下事勢至此。已不可救。只得且收舉幾箇賢人出。以爲緩急倚仗耳。卽令張公薦人。張公於是薦許多人。龜山在一人之數。今龜山墓誌云。曾有告大臣以天下將

變。宜急舉賢以存國。於是公出。正謂此。張後爲某州縣丞。到任。卽知倭人入寇。必有自海道至者。於是買木爲造船之備。踰時果然。倭自海入寇。科州縣造舟倉卒。擾擾油灰木材。莫不踊貴。獨張公素備不勞而辦。以此見知於帥憲。知南劍。會葉鐵入寇。民大恐。他卽告諭安存之。率城中諸富家。令出錢米。沽酒買肉。爲蒸糊之類。遂分民兵作三替。逐替燕犒酒食。授以兵器。先一替出城。與賊接戰。卽犒第二替出。先替未倦。而後替卽得助之。民大喜。遂射殺賊首。富民中有識葉鐵者。卽厚勞之。勿令執兵。只令執長鎗。上懸白旗。令見葉鐵。卽以白旗指

朱子言類 卷之四
向之。衆上了弩。卽其所指而發。遂中之。後都統在某欲
爭功。亦讓與之。其餘諸盜。却得都統之力。放賊之叔父。
以成反間。賀孫

問橫浦語錄載張子韶戒殺不食蟹。高抑崇相對故食之。
龜山云。子韶不殺。抑崇故殺。不可。抑崇退。龜山問子韶。
周公何如人。對曰。仁人。曰。周公驅猛獸。兼夷狄。滅國者。
五十。何嘗不殺。亦去不仁以行其仁耳。先生曰。此特見。
其非不殺耳。猶有未盡。須知上古聖人制爲網罟。佃漁。
食禽獸之肉。但君子遠庖廚。不暴殄天物。須如此說。方。
切事情。德明

和靖主一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故說經雖簡約。有益學
者。但推說不去。不能大發明。在經筵進講。少開悟啟發
之功。紹興初入朝。滿朝注想。如待神明。然亦無大開發
處。是時高宗好看山谷詩。尹云。不知此人詩有何好處。
陛下看它作什麼。只說得此一言。然只如此說。亦何能
開悟人主。大抵解經固要簡約。若告人主。須有反覆開
導。推說處。使人主自警省。蓋人主不比學者。可以令他
去思量。如孔子告哀公。顏子好學之問。與答季康子。詳
略不同。此告君之法也。錄

尹子之學有偏處。渠所見伊川將朱公掞所抄語錄去呈。

想是他爲有看不透處。故伊川云。某在何必觀此書。蓋謂不如當面與它說耳。尹子後來遂云。語錄之類不必看。不知伊川固云某在不必觀。今伊川既不在如何不觀。又如云易傳是伊川所自作者。其他語錄是學者所記。故謂只當看易傳。不當看語錄。然則夫子所自作者。春秋而已。論語亦門人所記也。謂學夫子者只當看春秋。不當看論語。可乎。營

湖南一派。譬如燈火。要明只管挑。不添油便明得也。卽不好。所以氣局小。長汲汲然。張筋弩脉。方或說胡季隨才敏。曰也不濟事。湏是確實有志。而才敏。方

可若小小聰悟亦徒然。學蒙

五峰諸子不著心看文字。恃其明敏。都不虚心下意。便要做大。某嘗語學者。難得信得及。就實上做工夫。底人。賀孫

李延平

李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墮墮之氣。升卿

延平先生氣象好。振

李延平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在鄉若不異於常人。鄉曲以上底人。只道他是箇善人。他也略不與人說待問了。方與說。賀孫

人性卞急發不中節者當於平日言語動作間以緩持之。持之久則心中所發自有條理。因說李先生行郊外緩步委蛇。如在室中。不計其遠。嘗隨至人家才相見便都看了壁上碑文。先生俟茶罷。卽起向壁立看。看了一廳碑。又移步向次壁看。看畢就坐。其所持專一詳緩如此。初性甚急。後來養成。至於是也。方

李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所居狹隘屋宇卑小。及子弟漸長。逐間接起。又接起廳屋。亦有小書室。然甚齊整。瀟洒安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於人。亦嘗爲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事。居常無甚異同。類如也。真得龜山

法門方

舊見李先生云。初問羅先生學春秋。覺說得自好。後看胡文定春秋。方知其說有未安處。又云。不知後來到羅浮山中。靜極後。見得又如何。某頗疑此說。以爲春秋與靜字不相干。何故。湏是靜處。方得工夫長進。後來方覺得這話好。蓋理義自有著力。看不出處。然此亦是後面事。初間亦湏用力去理會。始得。若只靠著靜後。聽他自長進。便却不得。然爲學自有許多階級。不可不知也。如某許多文字。便覺得有箇喫力處。尙有些這病在。若還更得數年。不知又如何。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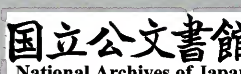
李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訥。某當時為之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云云。李曰。不要如是廣說。須窮其言也。訥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方李先生言事雖紛紛。須還我處置。方

張南軒

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纔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他箇。故他門人敏底。祇學得他說話。若資質不逮。依舊無著摸。某則性鈍。讀書極是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敢為高遠之論。蓋為是身會親經歷過。故不敢以是責人。爾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

其誠。今教者之病多是如此。道夫

學者於理有未至處。切不可輕易與之說。張敬夫為人明快。每與學者說話。一切顛倒說出。此非不可。但學者見未到這裏。見他如此說。便不復致思。亦甚害事。某則不然。非是不與他說。蓋不欲與學者以未至之理耳。王壬問南軒類聚言仁處。先生何故不欲其如此。曰。便是工夫。不可恁地如此。則氣象促迫不好。聖人說仁處。固是緊要。不成不說仁處。皆無用。亦須是從近看。將去優柔玩味。久之。自有一箇會處。方是工夫。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辯。篤行。聖人須說博學。如何不教人便從慎獨處。



做。須。是。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始。得。雉

南軒語孟子嘗說他這文字不好看蓋解經不必做文字

止合解釋得文字通則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

字少間說來說去只說得他自一片道理經意却蹉過

了要之經之於理亦猶傳之於經傳所以解經也既通

其經則傳亦可無經所以明理也若曉得理則經雖無

亦可嘗見一僧云今人解書如一盞酒本自好被這一

箇來添些水那一人來又添些水次第添來添去都淡

了他禪家儘見得這樣只是他又忒無註解問陸氏之

學恐將來亦無註解去曰他本只是禪幹問嘗看文字

多是虛字上無緊要處最有道理若做文粗疎粗解這

般意思却恐都不見了曰然且如今說秉爨這箇道理

却在爨字上秉字下所以莊子謂批大郤導大窾便是

道理都在空處如易說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通便是

空處行得去便是通會便是四邊合湊來處問莊子云

問解牛得養生如何可以養生曰只是順他道理去不

假思慮不去傷著他便可以養生又曰不見全牛只是

見得骨骼自開問莊子此意如何曰也是他見得箇道

理如此問他本是絕滅道理如何有所見曰他也是就

他道理中見得如此曰歎曰天下道理各見得恁地剖

折開去多少快活若只鶻突在裏是自欺而已又問老子云三十幅共一轂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亦是此意否曰某也政謂與此一般便是他看得到這裏幹龍泉簿范伯崇寄書來云今日氣象官無大小皆難於有爲蓋通身是病無下藥處耳安得大賢君子正其根本使萬目俱舉吾民得樂其生耶嚴陵之政遠近能言之蓋惻隱之心發於誠然加之明敏何事不立方南軒從善之亟先生嘗與閑坐立所見什物之類放得不是所在并不齊整處先生謾言之雖夜後亦即時令人接正之楊

Handwritten notes in a vertical column on the left page,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五言' and '三'.

朱子語類 卷之四 五言堂

折開去多少快活若只鶻突在裏是自欺而已又問老子云三十幅共一轂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亦是此意否曰某也政謂與此一般便也是他看得到這裏幹龍泉簿范伯崇寄書來云今日氣象官無大小皆難於有為蓋通身是病無下藥處耳安得大賢君子正其根本使萬目俱舉吾民得樂其生耶嚴陵之政遠近能言之蓋惻隱之心發於誠然加之明敏何事不立方

先生嘗與閑坐立所見什物之類放得不齊整處先生謾言之雖夜後亦即時令人

先生仁矣
也乎云

